

桂林文史資料

第二輯

桂林文史资料

第二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桂林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内 容 提 要

康有为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领袖，曾两次到桂林讲学，宣传他的维新主张，对桂林和广西的学术思想有过重要影响。对于他在桂林的活动，现存资料不多。这里收集的几篇回忆录，特别是廖仲翼老先生的两篇遗稿，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康有为两次在桂林的活动情况，十分难得。还有康有为当年在桂山书院的讲学问答即《桂学答问》的全文，以及他在桂写下的诗文，一般不易得，特一并收录，供对这一方面有兴趣的同志参考。

辛亥革命在桂林的资料，除第一辑所收史料之外，本辑又选收与辛亥革命在桂林有关的广西陆军小学堂、陆军干部学堂、广西咨议局以及蒋翊武遇难和其他一些史料，这样，我们就可以对辛亥革命前后桂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一个概略的了解。

“五四”运动在桂林的史料，主要是李文钊先生在六十年代初留下的一篇遗稿——《“五四”运动在桂林》。这篇回忆录曾经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的《文史资料选辑》（内部发行）第六十一辑发表，但删节较多，这次按原稿全文刊载，只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这是一篇难得的史料，对于了解“五四”运动时期的桂林很有帮助。

陆、沈之战是一九二四年在桂林发生的一次军阀混战，七十余天的战火，给桂林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这里发表的几篇史料，都是作者当年的亲见亲闻，有助于我们对这段史实的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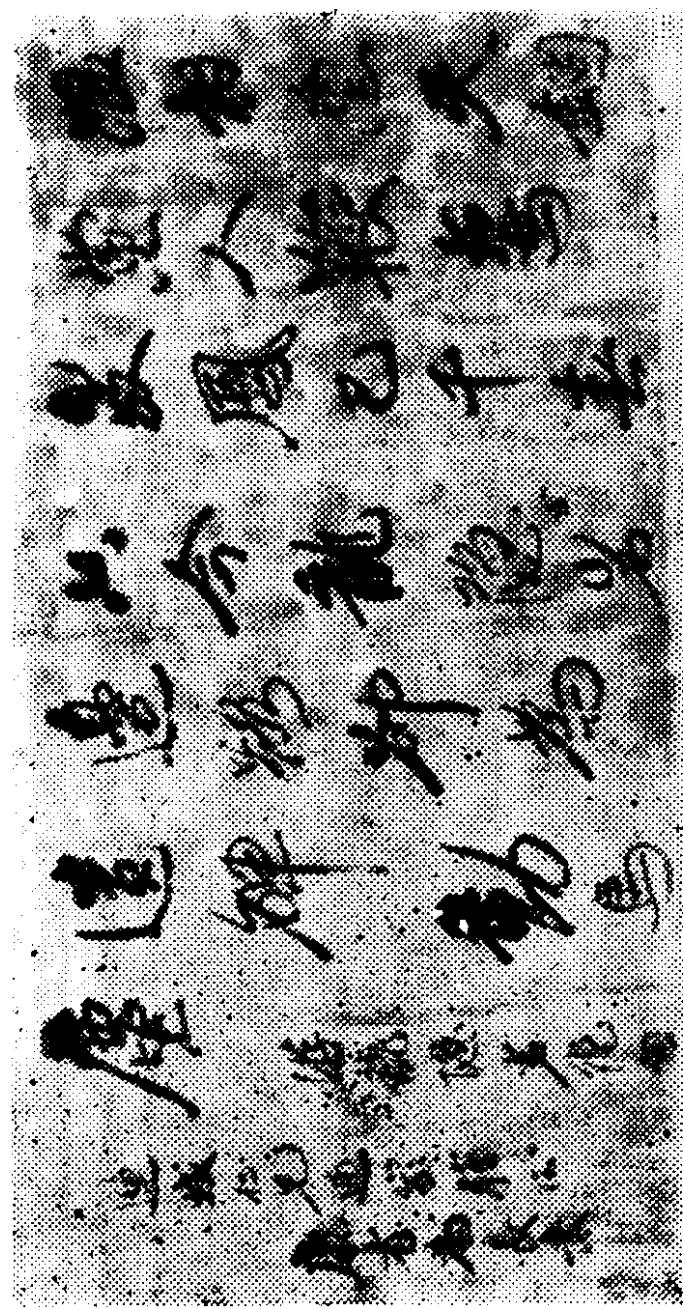
蒋 涣 武 像

說卷之三
在寧遠縣城
所有一切已詳及矣
惟恐後人誤也
亦不外此
念念平生
苟為少
不遺失
先生之大業
猶在目前
惟吾子
猶存於心
而後無以
付之
則吾子
亦無以
付之

蒋翊武遗书之一

至嘉靖廿九年正月廿九日行抵廣西全
州被派者既領奉步道官之命
七月壬午解桂林直隸
解大苗在此教民改信天主
事有未合於中樞者不外此
請付各司商酌處

蒋翊武遗书之二



康有为在桂遗墨（原作藏桂林图书馆）

目 录

康有为在桂林

致选修三百年来思想史诸同学书	顾颉刚	(1)
桂学答问序	康有为	(3)
桂学答问	康有为	(6)
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缘起(附会章)	康有为	(21)
致叶衍兰书(附诗)	康有为	(26)
游桂诗集(共二十九首)	康有为	(28)
圣学会开会	知新报	(38)
桂林圣学会续闻	知新报	(39)
圣学会序	蔡希邠	(40)
康有为第一次来桂讲学概况	廖中翼	(43)
康有为第二次来桂讲学概况	廖中翼	(58)
康有为来桂讲学的动因	周 震	(86)
康有为桂林讲学记	龚寿昌	(92)
康有为来桂讲学概况	张心征、沈樾等	(96)
康南海桂游石刻研校	林半觉	(102)
康有为和他的桂林山水诗	厉 千	(108)

辛亥革命在桂林

广西陆军小学堂	陈 雄、尹承纲	(112)
---------	---------	-------

辛亥革命时期广西的陆军干部学堂和

- 陆军小学堂 李书城 (117)
广西陆军干部学堂 杜誉钦 (122)
广西陆军小学堂学生与辛亥革命
..... 尹承纲 黄梦年 陈 雄 (128)
广西陆军小学与辛亥革命 刘克初 (132)
辛亥革命前后桂林商业的概况 宋维祯 (136)
辛亥前后桂林货币流通情况 吴孝勉 (149)
辛亥革命时期桂林独立前后 林茂高 (151)
清末广西咨议局和广西新军 穆 洁 (165)
蒋翊武死难记实 万 武 (180)
蒋翊武被捕地点考订 唐兆民 (183)
蒋翊武死难资料(摘要) 龚寿昌、谢振民、阳远超 (185)
蒋翊武亲笔遗书 亚 人 (189)
蒋翊武就义前绝命诗(三首) 蒋翊武 (191)

“五四”运动在桂林

- “五四”运动在桂林 李文钊 (192)
五四运动在桂林 斯 如 (202)

陆、沈之战在桂林

介绍民国十三年桂垣沈、陆攻守战纪事诗

- 《独秀峰后题壁诗》三十首 雷 震 (205)
沈鸿英围攻陆荣廷于桂林城 龚焕文 (219)
陆荣廷、沈鸿英桂林之战 李墨馨 (224)
沈鸿英三进桂林 黄照熹 (227)
陆沈之战在桂林 张文烈 (230)

致选修三百年来思想史诸同学书

顾颉刚

诸位同学：

本学期的三百年来思想史，我讲的是康有为。当时因为很忙，没有编讲义。过后，虽有魏应麒、石兆棠两君将听讲笔记交给我，但我仍因牵于事务，到今还没有改好。

两星期前，黄仲琴先生在本市书肆买到桂学答问一册，送给我。这本书是我久闻名而未得见的，拿到了非常快乐，就想把它和《长兴学记》一起印出，藉见康氏研究学问的方法和他教育后进的事实。

但是《长兴学记》这本书，四处找不到。现在就把《桂学答问》嘱夏廷棫君标点，单独印出，暂代本科讲义。

康有为这个人，在二十世纪中固然没有他的地位，但十九世纪末年，他确曾有过很光荣的历史，他确曾指给全中国的人民以一条生路，而且发生过极大的影响。所以在政治上我们要划除他的晚年的谬论，在学术上也要洗涤他的家派的成见，但在政治史上，学术史上，他所努力得来的成绩实在不容我们轻易忽略过。

我们对于这册桂学答问中所讲的研究学问的方法，千万不要把现在应用的眼光来看它，而要用十九世纪末年一个从经生改行的新学家的读书方法来看它，看它如何沿袭

着前人，又如何独辟着新路，看他怎样受时势的影响，又怎样受环境的束缚。能够这样做，我们研究康有为时，就不是研究他一个人，而是研究一个康有为的时代了。

其中所言，有极创辟的。如谓老子为战国书，在孔子后，这是以前的人从没有讲过的。前数年，看梁启超的《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里边断老子为战国时书，我很心折他的议论，以为梁氏一生著作只有量的扩张而无质的创造，这一议是他仅有的一个发见。那知看了这本书，他也是袭取师说呵！康氏读书眼光之精锐，于此可见。

顾颉刚 十八，一，廿八。

桂 学 答 问 序

康有为

光绪二十年秋，吾以著书讲学被议，游于桂林，居于风洞，过于桂山书院之堂，仰视楹桷，金题艷然，天藻绚烂，有“经明行修”四字，旁有板，锓其词曰：“同治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内閣奉上諭：康國器奏重修省會書院，请頒匾額一折。廣西省城向設秀峰、宣城、榕湖三書院，因年久傾圮，籌款興修，現已一律工竣，著南书房翰林各書匾額一方，交該護撫抵領，悬挂各書院，以示嘉惠士林至意，欽此。护理廣西巡撫布政使司布政使臣康國器敬刊。”凡一百十有八字，蓋穆宗毅皇帝所賜先臣請頒秀峰、宣城、榕湖三書院匾額之詔書，而先臣刊示士民者也。（賜秀峰額曰“書岩津逮”、宣城額曰“道德陶鈞”、榕湖額曰“經明行修”）。又仰視堂棟，粉白大書曰：“同治十一年孟夏月，廣西巡撫劉長佑、布政使康國器建。”蓋先中丞公創建桂山書院之題也。（先中丞公既護巡撫修三書院，復以榕湖居太隘，不足容師弟子，乃另辟地桂山之陽，建桂山書院。工未就，而巡撫劉武慎公蒞任，先公回布政司，故榕湖賜額移奉桂山講堂，而堂棟題名如此。）

予小子嘗下誦昧，疇昔撰先中丞公行狀，罔知修創各書院事，無以發揚盛德，今幸获瞻視，既愧既喜，乃作乃悚，嘆喟叹曰：先帝教海桂人士，訓辭深厚，先公教惠桂人

士，手泽浓渥若此哉！于今二十年，桂士彬彬，其举人在今皇帝时再魁天下，而创作桂山书院以教惠之者，宜不能忘也。先中丞公既建书院，又置经史各书于院中，用惠来学。吾因考宣城、秀峰、榕湖三书院旧皆有书，宣城建最早，雍正中，巡抚李公敏穆堂修之，又藏书焉。（《穆堂别稿》有《行知书院藏书檄》及书目，省志失载）秀峰建雍正末，书则嘉庆初巡抚台公布置之（见省志）。榕湖建道光中，稍后，书则池翰庭学使，阿镜泉接察储之。（见郑方伯祖琛《榕湖经舍碑记》。）先中丞公来粤时，则三书院均圮，榕湖书置最近，亦无存。因与中丞苏公凤文谋复之，马平王通政拯适主榕湖讲席，实总其成事。厥后桂山新书院成，遂移其书奔楼中，嗣是而中丞涂公宗瀛、张靖达公、沈公秉成，均续有捐书之美。书之藏在桂山，其名称率而不改，故沈公述藏书目录，仍系之榕湖经舍，盖其所以开先而振起之者，亦粤西掌故一大事也。近者巡抚马公丕瑶玉山创开书局，藏各直省书于各郡，又于省垣刻经史书以惠多士，今中丞张公联桂丹叔复有所增益。按察使胡公橘棻云楣、盐法道张公人骏安圃，请于中丞张公，因书局而创迹业堂，课士以经史古文辞，而移榕湖旧书并置局中。吾登楼而观藏书，其聚珍一种，吾童年所摩挲者犹能识之，盖先公臬闽所刻，而挟之至桂以赠多士者也，其他书则吾不知之矣。

吾处风洞间，书局去所居尤近，暇辄与桂士读书迹业堂者相过从，睹马公所创书局，心向往之，又见公所书额联，壁间规条，立法甚密，用心良苦，有用之书亦略备，盛德在人，前未尝有。多士望风，宜无不争先趋向矣。乃吾

初入读书堂，则苍梧高茂才嘉仁伯慈为余言终岁除同肄业
诸人，渺有来堂读书者。吾闻而惜之，省垣如此，他郡可知矣。
窃意多士盖昧于读书门径，故仍裹足不前，殊失马公暨诸公盛意。
若为疏通证明以诱之，既有书册，又识途径，学者当亦未尝无志于书也。
既居风洞月余，来问学者踵履相接，口舌有不给，门人请写出传语之。
吾永惟先帝经明行修之海，思推先中丞公修学舍惠多士之意，与桂士
有雅故焉。不敢固辞，敢妄陈说所闻以告多士，他日有英
绝踔起之士，莘莘济济，其亦先中丞公之惠也，予小子岂
有知耶？南海康祖治恭纪。

（一八九四年）

——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版。

桂学答问^①

康有为

天下之所宗师者，孔子也，义理制度皆出于孔子，故学者学孔子而已。孔子去今三千年，其学何在？曰，在“六经”，夫人知之，故经学尊焉。凡为孔子之学者，皆当学经学也；人人皆当学经学，而经学之书汗牛充栋，有穷者涉学而不得其门者，则经说乱之，伪文杂之，如泛海无舟，邈然望洋而叹，如适沙漠而无乡导，伥伥然迷道而返，固也。然以迷道之故，遂舍孔子而不学，可乎？今为学者觅驾海之航，访导引之人，有孟子者，古今称能学孔子，而宜可信者也。由孟子而学孔子，其时至近，其传授至不远，其道至正，宜不歧误也。孟子于孔子无不学矣，而于“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述及孔子，即舍五经而言春秋。于“禹恶旨酒，汤执中，文王视民如伤，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述及孔子，亦舍五经而言春秋。然则孔子虽有六经，而大道萃于春秋。若学孔子而不学春秋，是欲其入而闭之门也。

学春秋当从何入？有左氏者，有公羊、谷梁者，有以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者，果谁氏之从也？曰，上折之于孟子，下折之于董子，可乎？孟子之言曰，“其事则

①康有为于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讲学桂山书院，《桂学答问》系录其在桂山书院讲学的答问。书藏广东中山图书馆。

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故学春秋者，在其义不在其事与文。然则公谷是而左氏非也。孟子又曰“春秋天子之事”。又述孔子之言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惟公羊有“王鲁改制”之说，董子为汉世第一纯儒，而有“孔子改制春秋当新王”之说。论衡曰“文王之文传于孔子，孔子之文传于仲舒”。则春秋微言大义，多在公羊而不在谷梁也。（孟子为公羊专家之学，别见孟子为公羊学考，此不详。）

春秋公羊之学，董子及胡母生传之，董子之学见于繁露，胡母生之说传于何休，故欲通公羊者读何休之注，董子之春秋繁露。（吾有春秋董氏学）有义有例有礼，要皆孔子所改之制。分而求之，则公羊可通而春秋亦可通矣。陈立公羊义疏，间有伪经，而征引繁博，可看。（此书见续皇清经解。）刘氏逢禄，凌氏曙说公羊诸书，可看。（见皇清经解。）

孔子所以为圣人，以其改制而曲成万物，范围万世也。其心为不忍人之仁，其制为不忍人之政。仁道本于孝弟，则定为人伦。仁术始于井田，则推为王政。孟子发孔子之道最精，而大率发明此义，盖本末精粗举矣。春秋所以宜独尊者，为孔子改制之蹟在也。公羊、繁露所以宜专信者，为孔子改制之说在也。能通春秋之制，则六经之说莫不同条而共贯，而孔子之大道可明矣。春秋成文数万，其指数千，皆大义也。汉人传经皆通大义，非琐屑训诂名物也，故两汉四百年，君臣上下制度议论，皆出公羊，以史记汉书逐条求之可知也。苟能明孔子改制之微言大义，则周秦诸子谈道之是非出入，秦汉以来二千年之义理制度

所本，从违之得失，以及外夷之治乱强弱，天人之故，皆能别白而昭晰之；振其纲而求其条目，循其干而理其枝叶，其道至约，而其功至宏矣。

公羊经传并何注四本，（桂林有刻本）春秋繁露四本，若聪敏之士得传授而提要钩元，数日可通改制之大义。或不得传授，或天资少滞，能虚心讲求，精思熟读，亦不待一月，俱可通贯。提出孔子改制为主，字字句句，以此求之，自有悟彻之日。若于孔子微言大义有所通入，则把柄在手，天下古今群书皆可破矣，岂非其道至约，其功至宏乎？

（吾有孔子改制考）专言公羊繁露者，乃就至约至易言之，仍当广通孔门诸学以为证佐。谷梁同传大义，当与公羊分别求之：有同经同义者，有同经异义者，有异经同义者，有异于公羊传而同于何注者，其异虽多，若不泥其文而单举其义，则无不同也。（吾有公谷同义疏证。）

孔门后学有二大支：其一孟子也，人莫不读孟子而不知为公羊正传也；其一荀子也，谷梁太祖也。孟子之义无一不与公羊合。谷梁则申公传自荀卿，其义亦无一不相合，故当读孟子、荀子。（孟子无人不读，但今读法当别。）太史公以孟子荀子同传，又称孟子荀卿之徒以学显于当世，自唐以前，无不二子并称。至昌黎少抑之，宋人以荀子言性恶，乃始抑荀而独尊孟。然宋儒言变化气质之性即荀子之说，何得暗用之而显辟之？盖孟子重于心，荀子重于学，孟子近陆，荀子近朱，圣学原有此二派，不可偏废。而群经多传自荀子，其功尤大；亦犹群经皆注于朱子，立于学官也。二子者孔门之门者也，舍门者而遽求见孔子，不可得也。二子当并读，求其大义贯穿，条分之。孔子心性之